

觚

贖

瓠脰卷四

分目

燕觚

朱圜墓表

謝鄭

西園蘭石

延平女子

杜亭

劉將軍

李侍御

癸未榜

鬼徒

半仙

驢孕石

粵藩豫定

再世婚

圓圓

李旂六

水樹

姜郎

琥珀案

竹垞詞

碧血

三別號

程公引

福壽難兼

服禁

晚遇

燕京元夜詞

五經中式

觚賸卷四

吳江鉅 琇玉樵輯

燕觚

朱圜墓表

燕市旅舍有廬陵貢士述其土故事云歐陽文忠公爲其考崇公及太夫人撰瀧岡阡表成勒諸石遣吏齋之歸并檄郡守董墓事渡江風濤大作有龍蜿蜒夾舟舟欲覆篙師呼曰客有懷寶者乎請投之以禳此厄客曰無之唯碑在焉因共擠之江龍乃冉冉去波亦平遂得竟渡吏持檄以實告郡

守守訝之令吏祭墓且以告明碑已歸然植於其側矣守墓者曰昨之夜震電發土碑於是出也薄視之見表文中獨以朱圈祭而豐不如養之薄八字滴水淋漓自額及趺不絕殊迹炳然閱數百載如新嗟乎惟牛而祭不如鷄豚之逮存昔賢著之矣而發之自公有甚痛於中者故言之足以動鬼神致靈異若此夫非盡人之子歟讀是文者其尚有感於斯

誦鄭

潘稼堂未遇時常遊京華與余同主於柯都諫家

柯同鄉鄭文谿少年善謔以潘夙有高尚名口占
一絕嘲之起曰夷齊陸續到皇畿日向朱門乞蕨
薇云云潘卽和韻答曰蒲東回首思依依欲向關
西心事違輸却櫻桃紅一點春風重着繡襦歸每
句隱一事諷鄭予笑謂其詞絕妙而意極虐

西園蘭石

山右旅店舊有彭西園姬人所畫蘭石雨昏紅壁
芳墨摧殘王阮亭士禛題其後云無復湘中見汜
人西園蘭石澹猶新回思十五年前事空有蛛絲
絡暗塵。

延平女子

郵亭旅舍好事者往往贗爲巾幗之語書以媚筆以資過客傳誦多不足信沈公子二聞夜宿梁莊所見延平女子題壁詩騎塵未遠墨痕猶新小記短章悽惋可誦惜其依違寡斷閱者不無夫人少商量之歎也序云妾閩嶠名家延平著姓十三織素在家賦嬌女之詩二八結禱新婦獲參軍之配何異莫愁南國得嫁阿侯庶幾弄玉秦樓相逢蕭史方調琴瑟頓起干戈夫死於兵妾乃被掠含羞辭故里魂銷劍浦之津掩面墮登輿腸斷西陵之

路茲當北上。永隔南天。爰題驛舍數言。聊破愁城。
百疊嗟乎。昔年薰香染翰。粉印青編。今日滴血濡
毫。緝卦紅淚。秋墳鬼唱哀。似峽猿三兩聲。青塚魂
歸。恨擬胡笳十八拍。詩云。野燒獵獵。北風哀。細馬
隨車去不回。紫玉青陵。悵已矣。泉臺當有望。鄉臺
那堪驛舍。又黃昏。樺燭三條。照淚痕。想像延津沉
故劍。相期青塚一歸魂。昨夜嚴親人夢來。教兒忍
死。暫徘徊。曹瞞死後。交情薄。誰把文姬贖得回。不
道臨時死亦難。盪爲歡笑。淚偷彈。同行女伴。新梳
鬢。皂帕蒙頭。壓繡鞍。後書庚申季秋。延平張氏題。

於沂水縣堞莊驛舍

杜亭

德州盧世淮營杜亭設子美像自稱杜亭亭長著
杜詩胥鈔役竣祭告詩曰十年曾有約三歲始能
成

劉將軍

劉將軍縱勇敢善戰每奏功以負氣難下人故旋
起旋廢畜健兒戰馬雖家居豢養如平日黃貞父
令進賢將軍歎之偶及技勇命取板扉以墨筆錯
落亂點袖箭擲之皆中墨處又出戰馬數十疋一

呼俱前麾之。皆却噴鳴跳躍。作臨陣勢。見者稱嘆。將軍曰。某投閒。何足惜。獨令羣馬伏櫪。思戰場。可惜耳。言已。歎獻貞父亦改顏良久。

李侍御

山左李侍郎望石。初名立。其選庶常也。世祖舉御筆。改名贊元。後以監察御史。出按楚時。鄂濟有大猾段世昌。稔惡萬端。而神謀四達。前臺使莫能誰何。李至。作置不問。一日。餞客江干。已微醉。從一舛。一僮夜往叩門。世昌倉皇趨出。徑前。手繫之。命舛牽其頸。踏月還署。即置之獄。遠近顯要爲之求。

解者書牘盈案李槃不發立杖殺之當世昌入獄時語其家人曰我少時見一道人能知未來事詢以終身道人曰他日所遇非桃非杏非坐非行卽祿盡時也今按君姓名適符尚欲觀生乎

癸未榜

崇禎癸未一榜結有明全代之局然是科殊多盛事子先登第則南豐湯紹中子來賀庚辰進士壬午紹中鄉薦來賀以揚州司理分校南闈所取徐徵麟與紹中同登會榜而門生乃爲年伯父子同科則常熟王曰兪丁卯孝廉六上春官至是與子

灃偕捷而榜中復有一玉曰兪陽城人兄弟同科
則全椒吳國鼎龍壘爲詩魁四代進士則武進
吳剛思而剛思母丁氏乃觀察亮之媵三子並貴
柔思壬戌進士簡思辛未進士五經中式則嘉興
譚貞良慈谿馮元颺仕於本朝者有五相陳名夏
張端成克鞏杜立德梁清標六尚書王崇簡張玄
錫胡統虞白翁謙姚文然朱鼎延後人繼起者有
狀元歸允肅榜眼李仙根吳昺探花張豫章會元
宮夢仁解元何龍文其外甲乙榜百餘人皆前科
所未及

鬼徒

宣城高檢討遺山言其族兄某於崇禎中訓蒙村廟暑夕散徒納涼庭間忽見廟殿青燈影影因從窓楞窺之內有一人危冠方袍南面而坐兩傍童子以次侍立約十餘人深目巨鼻貌極猙獰高拍窓驚呼殿內人從容徐步出揖曰吾亦師也所訓諸徒皆三十年後公侯將相上帝憫其日不識丁欲使稍習文字畧知仁義天下將亂子遺之民不至彼其鹵莽啖噬也吾身隱少微適奉帝命來此分方授業暫假廟席川餘事畢矣語後入殿息燈

寂無所見

半仙

李道人言未來事多奇中甲午從山東入京皆稱
爲半仙朱少宰鼎延有子應順天試詢得雋否李
大書云有田皆種玉無馬不成龍朱以爲嘉兆及
榜發解首乃田種玉而末名馬成龍也梁司馬清
標嘗邀之飲同會六七人請預道今夕事李卽書
片紙寘燭檠下頃之座中共話關壯繆出處俄有
致書與梁者發示無一字翻東背則字在焉李因
取紙出視云客所談者皆關公事有送東者至顛

之倒之，大可笑也。衆爲拊掌久之。

驢孕石

京師有宋姓者，武定相公鄴園之僕也。自其家來，至京邸，去彰義門尚數里。忽黃霧四起，擁驢不得行。少頃霧散，驢踉蹌抵門，腹陡脹而斃。剖視其腸，有卵一枚，大可容升許，物其色白紫相間而堅如石。桐人云：乘熱取置麥膚，經宿尚可復大一圍。試之果然。

粵藩豫定

顧方伯敏哉，缺家居久，不得調。康熙十六年，江南

藩司缺出客有以經營之說進者顏曰吾向在西秦元旦假寐夢乘官舫舫中白榜青書有月臨波作案雲倚樹爲屏之聯出觀兩岸紳士稠雜皆云迎方伯公者行已至廣西界矣十年前曾有此兆異時當補粵藩他非所望也閱二載顏以舊例引見忽 欽點粵西竟歿於任

再世婚

京城東偏有民家生一女能言之歲忽曰我工部郎中鄭濂婦也何以在此我欲歸我家矣跡鄭之居與女家相去二里許某秘之不以告女甫能行

卽出戶覓鄭君。或時趨出巷外。其家輒抱持之。防其逸。而女之求歸益堅。不得已。以聞於鄭。鄭乃迎之。蓋入齡矣。重堂邃室。皆若素遊。直入牀南面。而爲婦言曰。我之子與媳安在不。速出見衆。方匿笑。旁睨濂。適自外來起。而曰。我別夫子日久。豈遂不相識耶。籠篋之度。香履之存。靡不一一指點其處。鄭郎中以事近怪。不踰宿而遣之。然聞者驚相傳告。旋徹內庭。今上召詢濂。濂不敢隱。因命續再世之婚。濂辭以年齒甚懸。且臣之子已生孫矣。居室名言。恐有未順。上曰。天命之也。待十三歲。

而婚誰曰不宜濂奉 旨屆期成禮伉儷如初

圓圓

延陵將軍美丰姿善騎射軀幹不甚偉碩而勇力
絕人沈鷲多謀弱冠中翹關高選裘馬清狂頗以
風流自賞一遇佳麗輒爲神留然未有可其意者
常讀漢紀至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慨然嘆曰我亦遂此願足矣雖一時寄情之語而
妄說非分意肇於此明崇禎末流氛日熾秦豫之
間關城失守燕都震動而大江以南阻於天塹民
物晏如方極聲色之娛吳門尤盛有名妓陳圓圓

者容辭閑雅額秀頤豐有林下風致年十八隸籍梨園每一登場花明雪艷獨出冠時觀者魂斷維時田妃擅寵兩宮不協烽火羽書相望於道宸居爲之憔悴外戚周嘉定伯以營葬歸蘇將求色藝兼絕之女由母后進之以紆宵旰憂且分西宮之寵因出重貲購圓圓載之以北納於椒庭一日侍后側上見之問所從來后對左右供御鮮同里順意者茲女吳人且嫺崑伎令侍櫛盥耳上制於田妃復念國事不甚顧遂命遣還故圓圓仍入周邸延陵方爲上倚重奉詔出鎮山海祖道者綿亘青

門以外嘉定伯首置綺筵餞之甲第出女樂佐觴
圓圓亦在擁統之列輕鬟纖屐綽約凌雲每至暉
聲則歌珠疊疊與蘭馨併發延陵停卮流盼深屬
意焉詰朝使人道情於周有紫雲見惠之請周將
拒之其暉者說周曰方今四方多事寄命干城嚴
關鎖鑰尤稱重任天子尚隆推轂之儀將軍獨端
受服之柄他日功成奏凱則二八之賜降自上方
猶非所恡君侯以出竇之觀坐膺紱冕北地芳脂
南都媚黛皆得致之下陳何惜一女子以結其歡
耶周然其說乃許諾延陵陞辭上賜三千金分千

金爲聘限迫卽行未及娶也嘉定伯盛具奩賸擇
吉送其父襄家未幾闖賊攻陷京師宮闈殲蕩貴
臣巨室悉加繫纆初索金帛次錄人產襄亦與焉
闖擁重兵挾襄以招其子許以通侯之賞家人潛
至帳前約降忽問陳娘何在使不能隱以籍入告
延陵遂大怒按劍曰嗟乎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
何以主爲卽作書與襄訣勸軍入關縞素發喪隨
天旅西下殄賊過半賊憤襄殺之懸其首於竿襄
家三十八口俱遭慘屠蓋延陵已有正室亦遇害
而圓圓翻以籍入無恙闖棄京出走十八營解散

各委其輜重婦女於途延陵追度故關至山西晝
夜不息尚未知圓圖之存亾也其部將已於都城
搜訪得之飛騎傳送延陵方駐師絳州將渡河聞
之大喜遂於玉帳結五綵樓備翟菲之服從以香
舉列旌旂簫鼓三十里親往迎迓雖霧鬢風鬟不
勝掩抑而翠消紅泣嬌態逾增自此由秦入蜀迄
於乘鉞演雲垂旒洱海人臣之位於斯已極圓圖
皈依上將匹合大藩回憶當年牽蘿幽谷挾瑟勾
欄時豈復思有茲日是以鶴市蓮塘採香舊侶艷
此奇逢咸有咳吐九天之美梅村太史有圓圖曲

日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慟哭六軍
皆。編素衝冠。一怒爲紅顏。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
天亾自荒宴。電掃黃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
相見初經田竇家。侯門歌舞出如花。許將戚里筵
篔伎等取將軍。油壁車家本姑蘇。浣花里圓圓小
字嬌羅綺。夢向夫差苑裏遊。宮娥擁入君王起。前
身合是採蓮人。門前一片橫塘水。橫塘雙漿去如
飛。何處豪家強載歸。此際豈知非薄命。此時只有
淚沾衣。薰天意氣連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奪歸
永巷閉良家。教就新聲傾坐客。坐客飛觴紅日暮。

一曲哀絃向誰訴。白晷通侯。最少年。揀取花枝屢
回顧。早攜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渡。恨殺軍
書抵死催苦。畱後約。將人誤。相約恩深相見難。一
朝蟻賊滿長安。可憐思婦樓頭柳。認作人邊粉絮
看。遍索綠珠圍內第。獨呼絳雪出雕闌。若非壯士
全師勝。爭得蛾眉匹馬還。蛾眉馬上傳呼進。雲鬢
不整。驚魂定。蠟炬迎來在戰場。啼粧滿面殘紅印。
專征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
畫樓。散關月落開粧鏡。傳來消息滿江鄉。烏相紅
經十度霜。教曲伎師憐尚在。浣紗女伴憶同行。舊

巢共是啣泥燕。飛上枝頭變鳳凰。長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當時祇受聲名累。貴戚名豪競延致。一斛明珠萬斛愁。關山漂泊腰肢細。錯怨狂風颺落花。無邊春色來天地。嘗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粧照汗青。君不見館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逕塵生鳥自啼。樛廊人去苔空綠。換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爲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日夜流。此詩史微詞也。皇朝順治中延陵進爵爲王五華。

山向有永曆故宮。乃據有之。紅亭碧沼。曲折依泉。傑閣豐堂。參差因岫。冠以巍闕。繚以雕牆。袤廣數十里。卉木之奇。運自兩粵。器玩之麗。購自八閩。而管絃錦綺。以及書畫之屬。則必取之。三吳。網載不絕。以從圓圓之好。延陵既封王。圓圓將正妃位。辭曰。妾以章臺陋質。謬污瓊寢。始於一顧之恩。繼以千金之聘。流離契濶。幸保殘軀。獲與奉匱之役。珠服玉饌。依享殊榮。分已過矣。今我王析珪胙土。威鎮南天。正宜績鸞戚里。諧鳳侯門。上則立體朝廷。下則垂型裨屬。稽之大典。斯曰德齊。若欲蒂弱絮。

於繡裯培輕塵於玉几。既蹈非耦之嫌。必貽無儀之刺。是重妾之罪也。其何敢承命。延陵不得已。乃別娶中閫。而後婦悍如絕倫羣姬之艷。而進幸者輒殺之。唯圓圓能順適其意。屏謝鉛華。獨居別院。雖貴寵相等。而不相排軋。親若姊妹。圓圓之養姥曰陳故。幼從陳姓。本出於邢。至是府中皆稱邢太。太居久之。延陵潛蓄異謀。邢窺其微。以齒暮請爲女道士。霞帔星冠。日以藥鑪經卷自隨。延陵訓練之暇。每至其處。清談竟晷。而還府中。或事有疑難。遇延陵怒不可解者。邢致一二婉語。立時冰釋。常

曰我晨夕焚修爲善是樂他非所計耳內外益敬禮焉。今上之癸丑歲延陵造逆丁巳病歿戊午滇南平籍其家舞衫歌扇穉蕙嬌鶯聯艦接軫俱入禁掖邢之名氏獨不見於籍其玄機之禪化耶其紅線之仙隱耶其盼盼之終於燕子樓耶已不可知然遇亂能全捐榮不御。馘心淨域。晚節克終。使延陵遇於九原其負愧何如矣。

李旂六

嘉善李旂六寓京師臙脂巷有微疾鄰之兄弟二人居肆者也傍晚闔戶纖月流照窓間其弟方寢

見窗外有人歛然而過驚以爲賊呼兄出共攫之
無所獲因攜燈扃室其弟忽仆地爲鬼語曰吾欲
至某家攝人誤入汝室汝何閉我而不出耶速出
我毋失我期遂洞開其門仆者寤而起是夕李旂
六卒

水樹

喇麻國僧至京師其所經塞外地累月無泉道旁
有樹極高大僧渴則以佩刀斲之輒水出如注飲
之清甘駝馬亦給抽汲水止樹膚復合不知其何
名也

姜郎

玉峰姜郎繡者性柔姿媚宛然金閨質也踏青之
暇雅憩山亭偶歌步芳塵一闋珠聲圓於鶯囀吳
生適至悅其佳唱橫笛和之繡凝睇良久意愜神
投吳攜歸締盟密逾伉儷時有十八公風流榮達
心傾於繡婉轉致之門下分桃斷袖莫踰其寵視
人間麗姝皆爲贅物然繡情終屬吳生雖餉以重
寶配以名姬非所好也十八公晉秩北上偕繡以
行吳生追送湖干僅於簫鼓官船踏焉目別長慟
而返幾不欲生於是日責其婦揣稱玉趾製雲蘭

之履十雙復於鶴市孫家買乾牣十瓶纏攜纏負
徒步入都露餐風寐者三十餘日始達十八公之
第而朱閣海深難成良覲遂手提卧具夜宿其門
繡聞之輒爲向隅飲泣十八公廉知其狀憤憐交
至乃褫繡之服裸而坐之於石責其忘尊憶賤恻
貴懷貧繡嘿無一言嬌啼而已維時紅日垂簷織
肌雪耀轉側低徊益增妍艷十八公翻然心動隨
以繡襦覆體許其與吳生一見乃有都下婉孌之
徒欽茲情種蓬池月鹿以青狐之裘至柏府雲鷗
以紫貂之冠至韋曲燭奴以雙鴛之被至杜陵琴

客以五花之裯至或輸錢而僦華屋或秩俎而進
豐肴韶顏環坐玉映四筵既而銀蟾入戶角枕燦
陳華髻畢退二美相攜迨於春明鐘動十八公亟
遣健者促繡還第且將收吳而置之法忽失所在
徧索九衢莫知所之矣

琥珀案

元輔巴公籍沒時寶貨不可勝紀有一書案純以
琥珀琢成而嵌水晶方廣二尺下承以替高可三
寸亦以水晶爲之貯水蓄金魚數頭殊鱗碧藻恍
若麗空見者歎爲奇器

竹垞詞

竹垞朱十中年以後出其詩古文之餘力端攻於詞故指事肖物有從萃之工無雕繪之迹卽其裘馬清狂昵昵兒女亦偶然遙情所托非若淺斟低唱滴粉搓酥崑引紅粧爲知己者也其自題江湖載酒集云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題竹垞壁云賦新詞竹山竹屋言所宗也以余觀之始又過焉己未奉詔入都時余亦在青門相約和宋人樂府補題有桂枝香齊天樂等調其咏蟹一闋云緯蕭截水見半漾湖波半撐湖嘴此際菱

歌漸少。滿屋香穗魚師。孤飯新炊後。任歌斜擲頭。
船艤爬沙響。連江露白。一燈紅。細便八跪雙螯都。
利被筠筐掩。就仄行無計。試放閒塘。蓼岸描成秋。
意領愁解。甲隨潮去。添瘦葦一枝扶起。履霜聽遍。
聲聲宛似玉琴絲。裏再咏蟬云。蛻餘不作遊仙夢。
炎天愛浮涼。吹抱柳眠慵。栖槐影合。隨分小園堪。
寄綠陰滿地。慣獨自悠颺。一絲風裏。咽住殘聲。哀
吟又聽別枝起。柴門亂喧。雨後濕雲斜。照落霞斷。
魚尾南陌。離亭西風。故國多少愁人。盈耳兒童此。
際習蛛網。簷牙筠竿樹底。爲恁驚飛。絃桐移素指。

玩兩詞意豈縈懷簪紱者迨其入芸局典棘闈珥
筆禁近受眷最隆非常之遇不且過於扶醉尋鈿
一朝釋褐哉

碧血

膠城黃陶庵先生爲諸生時卽深究性命之學晚
年始達以國事日非不肯出就官乙酉城破投筆
慷慨扼吭而死弟偉恭與其徒侯幾道雲同日併
命焉後二十餘年幼弟洪耀出應澠邑試是夜家
廟神主震動作聲微聞愀然若嘆息者己未歲余
於都門遇陸翼王元輔卽先生門人也以博學鴻

儒名試試時忽有風掣其卷恍惚間先生入夢大書碧血二字示之陸爲悚悟投筆而出遂不與薦

三別號

嘉善柯光祿岸初先生常言崑山徐氏三昆季皆世間偉人其別號健庵果亭立齋各道性情無不極似余從遊日久信其知言相國面方口大雙眸有光寡於言笑與客飲至酒深或述往事間發諧語乃始微哂莊坐移晷無倦容盛暑必肅衣冠雖門生故吏不以褻見少時嗜奕及葉子戲自晉秩大司成遂絕不爲昔李九我爲南祭酒亦然蓋先

後賢有同揆也。司寇溫厚凝重短視而善鑒人。凡受其賞識者次第盡擢巍科。吐握之勤晨夕靡暇。常至口。酬辨問。手繕簡牋。耳受陳稟。兼施並給。曾不闕誤。賓退而後輒事鉛槧。卽飲闌寢倦。從無釋卷之時。宮詹性恬榮。進稱疾家居。築室山南曰耘圃。椽桷樸素。列貯縹緗。竹塢蕭森。蓮池淡蕩。遊其門者。條然有遺世之思。年五十有二始舉一子。遂命地師相地。客有問者曰。相地何用。宮詹自指曰。將以藏此軀耳。時司寇與相國尚無忿。而宮詹方在盛年。遽爲此語。亦足以見達天之致矣。不數載。

而司寇與相國相繼謝世果亭先生特膺寵命游陟宮詹嗟乎達天者其得天獨厚哉。

程公引

程汲字公引其先本徽人以行鹽寓居揚州明末全家罹難汲方十二歲兵劈其首仆久復甦迫於旣壯身長八尺狀貌魁梧惟自頂及頤創痕尚在顧生產已盡漂泊江湖間適大賈方姓者自楚反吳汲附其舟方呼與奕奕甚善飲之酒酒盡數斗神猶卓然方心異之因相約爲兄弟假以萬金仍使行鹽以繼前業汲悉散其金結交當途貴客康

熙戊午以太學生入貲得杭州府同知蒞任之明日自持帚筆大書署門曰官居佐貳不受民詞往時頗以碁酒自豪至是楸枰杯勺悉皆屏絕凡讞上之獄必乎而輸臨以權勢不爲屈誘以賄賂不能通訟庭之肅等於憲府未幾方姓者至將理舊逋嘉其室冷如冰太息而去閱三載以卓異聞遷河間府太守旋陞直隸巡道己巳 皇上南巡命于中丞扈從汲以巡道護理巡撫事 鑿回之日迎候舟車倉卒不備因削秩歸乃還揚州故居踰歲而歿其沒也門無賓客室無媵婢懷無子女積

無帑藏。孤燈總幃。老婦啜泣而已。觀其列騶樹戟。距布衣北行時。僅十有一載耳。勃然而興。奄然以逝。當是槐下淳于重成一夢也。

福壽難兼

人生之幻。原無常境。然以俗情而觀。必俟結局乃定。河陽趙玉峰士麟。爲江浙巡撫。內陞少宰。康熙丁丑。子宸。繡弱冠成進士。入詞林。太夫人適當百歲。御題百歲壽母。以賜。是夏。太夫人忽患脾泄。一夜數十起。旋卽安。善強飯如初。舉朝共相羨慶。稱爲萱瑞。不踰年而宸繡卒。少宰以哭子過痛。亦

歿於己卯五月。觀其臨終疏語云：上有百歲老母，下無三尺遺孤。忠孝兩違，抱憾奚極。言念及此，壽母雖存，奇齡固不若先。少宰而以脾泄之疾終也。常熟歸孝儀允肅，中年登鼎甲，其夫人相從京邸二十餘載。孝儀卒於官，無子止生一女，遠嫁維揚。夫人孤身扶柩而歸，未幾墻家以女病告，倉皇買舟抵揚，肩輿入視，女瞑目矣。遂長慟而出，亟命輿還舟，從婢揭簾請行。夫人拔笄自刺，已死，輿中夫幼育儒閨，長稱命婦，豈不謂榮而述。遭命，至不欲生。何如綦縞者流，反得悠悠卒歲乎？是知目前

之境其倖獲之富貴固無足欣卽現享之壽考亦未足慶也。

服禁

宜興任葵尊弘嘉性儉樸而貌恭謹玉峰相國最器愛之丙辰成進士館選有期矣葵尊猶然藍縷相國謂曰廷見天子衣冠不在華侈然亦須楚楚葵尊曰敬依夫子命當借之同舍生相國哂焉嗣以考選爲監察御史多所建白獨請定服制一疏滿漢大臣意頗不愜京師爲之謠曰九卿六部兩衙門盡脫貂狐貉孫待漏五更寒徹骨人人

致怨任葵尊。

晚遇

高詠字阮懷別號遺山宣城人姜宸英字西溟慈谿人俱以詩古文見重於時其跡弛不羈性亦相似阮懷十五省試不售年近六旬始歲貢入太學崑山徐相國爲大司成奇其才延之家塾常謂曰先生弱冠蚤致盛名余甫就傅願一見顏色不可得今乃屈至門下實慙且幸阮懷唯唯絕無遜讓意又數年召試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未幾以老病去官而卒西溟長身多髯尤工書法相國監

修明史疏其名以聞因得借秩史館屢試京兆乃
得雋康熙丁丑成進士時 聖駕親征葛爾旦奏
凱旋京舉朝獻頌諸體畢備唯西溟文最古雅適
遇傳臚 皇上特拔置一甲第三名已七十有餘
歲矣西溟書素以行草擅長登第後乃喜作小楷
以三指撮管端懸腕疾揮分行結體疎密合度其
紙尾圖記曰丁丑後書

燕京元夜詞

京城元夜婦女連袂而出踏月天街必至正陽門
下摸釘乃回舊俗傳爲走百病海寧陳相國夫人

有詞以紀其事詞云華燈看罷移香屨正御陌遊塵絕素裳粉袂玉爲容人月都無分別丹樓雲淡金門霜冷纖手摩挲怯三橋婉轉凌波躡斂翠黛低回說年年長向鳳城遊曾望蕊珠宮闕星橋雲爛火城日近踏遍天街月相國夫人姓徐名燦字湘蘋才華敏贍此其從宦京邸所作

五經中式

康熙丁卯順天鄉試海寧查嗣韓侯官林文英皆全作五經題文監察御史以違例不准臚錄榜發後知貢舉者疏二人名以聞上許其一體會試戊

辰俱成進士登詞苑蓋特典也比來咕噪之家以
帖括竊取科第自本經而外一無通曉仕路之登
進日繁學殖之荒落日甚查林二公乃能於風簷
刻燭時立就二十三藝洵未易才若非幸遇聖明
則格於成例終至淹沈矣考之有明三百年來五
經中式者僅二三人崇禎甲戌會試則福建顏茂
猷癸未則浙江譚貞良馮元颺今一科之內兩獲
奇雋又仍出於閩浙於以徵化戍天下爲尤盛焉

宛平陳于王健夫 襄平張景蔚借亭 閱

門人李中德子峻 姪 希文范若 訂

風廣卷四終

觚賸卷五

分目

豫觚

訓吏名言

鳴鈺薦試

除夜覘士

呼名批頰

潛竄衿錄

李通判

淡如

古古詩

息壤

牡丹述

人蝟

孫家庄

讐言驢

雲蟲

尸行

判官薦才

產龍

劉船

秦大漢

木介

笋根稚子

自怡編序

臘月雷

屋梁三花

廷式再見

觚賸卷五

吳江鉅 琇王相華

豫觚

訓吏名言

余筮仕陳之項城時崑山徐立齋夫子掌憲南臺以手書來云嘉政設施遂有次第足徵蘊養有素昔賢爲政三年而後頌聲作然其始未免怨謗民譽不失亦何容易程子有云節用愛人常愧此四字足下今爲民父母庶幾時存此心無論更絃而張仍貫爲治要實有與民疴癢相關之意情隱既

孚久而共信卓然之績何施不宜豈特百里無負已哉此真訓吏名言凡爲守令者皆當敬書一通置之座右

鳴鉦薦試

梅長公之煥自巡撫甘肅歸里暮年以乏嗣漁色頗爲鄉評所輕然好獎掖後進亦以此望重於時崇禎末麻城之就童子試者不下三千人而府錄甚狹有周水心等四十五人皆府錄所遺懷刺謁梅因問者言求見梅故緩步而出伴呵之曰若輩皆博徒豪飲者耳業荒於嬉而乃泐我爲諸子不

敢致辭遂巡下階遽止之曰若輩餓乎且少休我
爲若輩具一餐須臾出酒脯極臍食畢諸子告退
又止之曰若去乎若來云何也我且試若矣因面
課而甲乙之曰可售者僅二十人耳周水心其首
也遂許其致刻牘於學使者時堵學使蒞黃已久
試麻城限止隔一日自縣至州且百有六十里度
事不濟乃令兩健僕馳而馳各與一小鉦結束爲
驛使狀諸子隨其後夜分抵州急鳴鉦如警報者
隨關門而進學使者方啟轅燃燭見二騎直入投
檄驚怖發觀則梅中丞之薦童子試者也卽魚貫

角月
卷二
二
收之。四十五名內取十七名。周水心果冠一榜。

除夜覘士

陳楚產號五不讀書甚苦寄食硯田三十餘載齒
踰知非始補弟子員隨捷兩關筮仕萊陽令時值
除夕欲覘萊俗與楚風同異若何徒步出郭所見
烘鑪戲鼓爆竹粘符比戶皆是行至郊墟忽聞茅
屋有書聲出潛窺之見一士子與其婦坐擁敗絮
一吟一紡青燈熒然色甚淒瘁夜向午矣陳殊歎
異卽還署呼役舁酒麩肉米相餉并贈以詩曰破
竈無烟火寒門蛛結絲斯人今日事似我少年時

元旦士子來謝則童生觀光也時楚產尚艱嗣立
遷其家於署內飲食教誨如子者數年亦成進士
官至粵東司臬楚產累官知府適爲其屬觀光執
弟子禮不改在萊之日麻城接壤豫省其里人言
先輩好文愛士必舉前二事爲稱首

呼名批頌

佟中丞鳳彩巡撫河南年已老每日五鼓燃燭治
文書或坐倦假寐少頃輒矍然起自呼其名曰佟
某汝爲朝廷大臣封疆之重皆汝肩之奈何老不
任事若此輒以手批頌數四侍者爲之悚慄中丞

在豫如論罷修河夫役協濟柳梢及調劑西征大
兵秋毫無犯豫人感其德者猶繪像祀之

潛竄衿錄

永城有張生者屢就童子試不遇讀書芒碭山天
齊寺攻苦之暇散步殿廡見東帝座下判官像貌
偉麗戲拊其背曰人間安得如公者吾與論心訂
交乎是夕生篝燈禪堂披簡孤坐忽聞扣門聲且
曰君所願交者來矣啟扃而迎則畫所見判官也
始頗疑懼繼稍歛洽坐談之頃溫語莊言纒纒動
聽生且喜得佳友由是定更輒來夜分乃去率以

爲常生久之與習因自陳軾軻有年莫測榮枯所
詣乞其搜示冥冊神輦蹙曰君無顯秩卽一芹猶
難擷也奈何生不覺憤慟堅請爲之廻斡神徐曰
當爲君圖之閱數夕至曰已得之矣山東某邑有
與君同姓者應於明年入泮吾互易其籍可暫得
志然事久必露君其慎之嗣後神不復見生亦歸
里試果獲售悉如神言浮沈黌宮十餘載忽夢神
倉皇前訴曰吾因與君一日之契潛竄衿錄已蒙
帝譴法當遠戍茲行與君永別耳生覺而惘然未
幾亦以試劣被黜

李通判

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爲鄉學究年踰五旬閱若晝卧夢二卒持帖到門云吾府延君教授請速往挾之上馬不移時至一府第如達官家青衣者引之入重闔煥麗曲檻紆迴最後書室三楹坐頃兩公子出拜錦衣玉貌皆執弟子禮日夕講課不輟書室外院地逼廳事時聞傳呼鞭笞之聲特不見主人爲怪且不曉是何官秩請於二子二子曰家君卽出見先生矣未幾主人果出冠帶殊偉語語問禮意欸洽學究因言晚輩承乏幕下从

且閱歲不無故園之思主人微哂曰君至此已不可歸然自後當有佳處幸勿復多言學究凄然不樂竟忘其身在此府也一日主人閒讌邀學究共席辭以寒素不宜與先輩抗禮彊之乃行廳事設有四筵掃徑良久一僧肩輿而至極騶從之盛曰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曰二和尚直據南面兩筵學究主人依次列坐主人與二僧語學究皆不解看果亦並非人間物酒半忽見一梯懸於堂簷二僧出躡之冉冉而去主人促學究從而上攀援甚苦倏然墮地則已托生本州李氏矣襪襪中能語

如成人但冥府有勿言之約不敢道前世事生四
歲握筆爲制義評騭其父文可否悉當後登崇禎
一榜順治初通判揚州天兵南下出迎裕王玉手
掖之如舊相識曰當時事猶能記憶耶一笑馳去
潛窺裕王狀貌卽所見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知
出世爲何如人

淡如

祥符中牟之間水月庵高衲姓平號淡如年八十
五而示寂先一日囑其徒曰吾死當歸骨於龕俟
三歲後發之如體已腐焚之可也倘此身不壞必

有、更、吾、衣、者、至、汝、其、誌、之、其、孫、寂、鳳、亦、浮、屠、之、有、
行、者、奉、其、遺、教、如、期、發、龕、則、淡、如、端、坐、於、內、衣、化、
塵、飛、撫、其、體、堅、過、鐵、石、扣、之、鏗、鏗、有、聲、遠、近、觀、者、
雲、集、中、牟、韓、令、亦、適、至、愕、然、曰、是、師、昨、入、吾、夢、乞、
吾、銀、五、兩、有、奇、爲、一、飾、其、將、欲、飾、金、以、示、不、壞、之、
身、乎、隨、召、匠、而、問、其、所、需、果、符、所、乞、之、數、今、金、像、
尚、在、庵、中、士、女、焚、禮、不、絕、有、一、營、卒、心、疑、其、僞、潛、
以、刃、刺、臂、血、縷、縷、隨、刃、湧、出、營、卒、大、懼、投、地、懺、服、
急、以、金、塗、所、刺、處、刃、口、終、不、可、合、庵、僧、因、加、伺、鍵、
遇、誠、者、始、啟、觀、焉、

古古詩

律詩全首用事而高渾絕倫不嫌繁重者近時惟
白奪山人擅長由其熟於羣史故遇一題援筆立
就而對屬精切有天成之妙太康軒姓者夢劉將
軍。經入其室而子生因名曰經字以公劉修輯偉
幹。奮力過人有聲介冑間然數奇不甚顯於世山
人贈詩云江湖萬里破征雲。秋水微茫白鷺羣。旅
舍自稱前進士。夜亭誰識故將軍。錕鋸搖動星辰
氣。鞞鞞沈涵虎豹文。泗上重來歌舞地。空樓涼月
落紛紛。篇內所謂前進士故將軍正指其再生之

事點染極工其他如題古函谷關一聯范叔入來人不識田文歸去吏猶眠可與胡宿望氣竟能知老子橐籥何不識終童語相伯仲咏史一聯大夏遠求筇竹杖長秋私典羽林兵大夏長秋巧於白頭蒼耳而典雅過之矣偶過黃子載公近鷗居出古古詩相示因畧舉其佳句而筆之

息壤

淮南子鯀堙洪水盜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殺之羽淵據續博物志息壤在荊州南門外狀若屋宇陷土中而猶見其脊窈有石記云不可犯犯之頗致

雷雨有妄意掘發水盆上不可制考東坡詩序亦然康熙乙丑春余晤太康王司訓錮於汝上言壬寅歲從其先大人官荆南時值大旱土人請掘息壤初不之信閱三月不雨不得已從其請出荊州南門外隄上掘不數尺有狀若屋而露其脊復下尺許破屋而入見一物正方上銳下廣迨視非木非土非石非金其紋如篆土人云此卽息壤也急掩之其夜暴雨不止歷四十餘日大江泛溢遂決萬城隄幾陷荊州可爲前誌之証石記今亦不存

牡丹述

歐陽公牡丹譜云牡丹出洛陽者天下第一唐則天以後始盛然不進御自李廸爲雷守歲遣校乘驛一日夜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花數朶又賈耽花譜云牡丹唐人謂之木芍藥天寶中得紅紫淺紅通白四本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會花開明皇引太真翫賞李白進清平調三章而牡丹之名於是乎著然考之雜誌煬帝開西苑易州進牡丹二十種有飛來紅袁家紅天外紅一拂黃軟條黃延安黃等名則花之得名不始自天寶年也明皇時有進牡丹者貴妃面脂在手印於花上詔裁

於先春館來歲花上有指印跡名爲一捻紅則花之繁植不僅在沉香亭也錢維演進洛下牡丹東坡有詩云洛陽相公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則花之入貢不止於李畱守也余官陳之項城去洛陽不五百里而遙訪所謂姚魏者寂焉無聞鄢陵通許及山左曹縣間有異種唯亳州所產最稱爛熳毫之地爲揚豫水陸之衝豪商富賈比屋而居高舸大編連檣而集花時則錦幄如雲銀燈不夜遊人之至者相與接席攜觴徵歌嘏茗一椽之儼一箸之需無不價踴百倍浹旬喧譁歲以爲常土

人。以是殫其菑灌之工。用資客賞。每歲仲秋多植平頭紫剪截佳本。移於其菑。故花易繁。又於秋末收子布地。越六七年。乃花花能變化。初本往往更得異觀。至一百四十餘種。可謂盛矣。然賞非勝地。蒔不名園。上林無移植之榮。過客無畱題之美。周子有言。牡丹之好。宜乎衆。嗟乎。豈牡丹之幸也哉。項與毫接壤。余日躡於簿書。不能一往。閱三載。復以憂歸。遊覽之懷。竟未獲遂。余之不幸。甚於花也。而終不怠於余心。友人劉子石友。王子鶴洲。艷稱之。因其所言。以類述於左。

花之以氏名者十有八

支家大紅

支家新大紅

支家新紫

甄家樞紅

宋紅

蔡家銀紅

孟白

石家大紅

支家銀紅

武家遺愛紅

董紅

魏紅

雅白

雅二白

大焦白

二焦白

王二紅

馬家黃

次品一

王家紅

花之以色名者十有六

花紅平頭

花紅無對

銀紅大觀

御衣黃

中黃

瓜瓢黃

鰲頭紅

水獺銀紅

拖地白

大黃

小黃

鸚羽綠

佛頭青

花紅勝粧

斗口銀紅

花紅疊翠

次品二

花紅樓子

宮袍紅

花之以人名者十有七

太真晚妝

郭興紅

老郭興紅

健紅

洛妃妝

綠珠瓊樓

楊妃沉醉

健白

貂蟬輕醉

飛燕妝

醉玉環

楊妃初浴

軟枝醉楊妃

楊妃一捻紅

蘊秀妝

孟烈紅

碧玉紅妝

花之以地名者八

瑤池春

漢宮春

明堂紅

閩苑仙姿

陝西大白

太和紅

生白堂

繡谷春魁

次品三

玉樓春

蕊宮仙顏

沉香亭

花之以物名者二十有七

金玉變

花紅縐紗

藕絲霓裳

醉仙桃

金輪

綠衣含珠

出鱸金

金玉交輝

紫羅欄

界破玉

斗金

金不換

斗珠

無取玉

琉瓶貫珠

黃絨鋪錦

白舞青倪

白雪錦繡

磚色藍

出水芙蓉

栗玉香

一疋馬

千張灰

五色奇玉

海市神珠

錦帳芙蓉

銀紅毬

次品十有一

霞天鳳

蕊珠

軟玉

丹鳳羽

笑雪鳥

屑綺

蜀錦

膳脂樓子

花紅剪絨

雪魄蟾精

菱花晚翠

花之以數名者三

第一紅

十七號

十九號

花之以境名者十有二

金烏出海

湖山映日

扶桑曉日

萬疊雲山

碧天秋月

秋水妝白

水月妝

瓊樓玉宇

冰輪乍湧

金精雪浪

寒潭月

一朵紅雲

次品一

雪塔

花之以事名者六

奪錦

泥金捷報

十二連城

綠水紅蓮

朱顏傅粉

祥光罩玉

次品三

奪元

墨魁

縞素妝

花之以品名者八

花聖

萬花一品

天香一品

奪萃

奪萃變

羞花伍

獨勝

天葩奇艷

次品七

花王

花祖

奪艷

姿貌絕倫

羣芳羞

嬌容三變

勝嬌容

以上皆異種其尤異者支家大紅太學生支薇甫
手植千葉明霞鮮艷奪目殊非深紫可比新大紅

色亦如之。綻蕊結繡，曲下垂。二紅並妍，難第甲乙。一正馬色紅，有以正馬易之者，名遂著。健紅之名，始於土人健宇所嗜，向無支紅。則健紅固一時之冠也。御衣黃，俗名老黃，曉視甚白，午候轉為淺黃，鶯然可愛。綠珠瓊樓色白，每瓣綠點如珠。雖丹青葉葉為之，無其巧。外出，金媚媚，娥媚，艷金海棠枝餘亦小。金輪為黃中第一古之。姚黃恐亦遜此。魏紅如傅粉美人，錢思公常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謂王而魏花乃后也。諺云：姚黃出於姚氏，魏花肉紅色出於魏相仁溥家。今之魏紅其

遺種。燉焦白。明秀爲白中上品。與健雅伯仲。界破玉。燉白色。每花片上紅絲一縷。印之。磚色藍藍間。帶紅望。若紅衫女子。貯碧紗籠中。十二連城白。次雅健五色奇玉。白又次於連城。而花瓣各有紅紫碧綠諸色。絲絡其間。洵云奇矣。金玉交輝。白花錯以黃鬚。綠衣含珠。紅花綴以翠縷。亦奇玉之亞。古以左紫稱最。近唯紅白擅場。然支家新紫。嬌膩無俗韻。固宜與大紅新紅名甲。海內云其次者。雖非本州所貴。歲以售之花。賈好事之家。購而得。猶不止吉光寸羽。崑山片玉。况其尤者乎。雖然盛衰無

時代謝有數後小之譙安知不爲今日之雒則繁
英佳卉泯滅無傳是花之不幸又甚於余余烏能
以無述也時康熙癸亥七月望日

人蝟

祥符縣三教庵距城十餘里僻在荒野鄰近並無
居民適有武衿王生者康熙壬戌七月自遠道訪
舊而回孑身無伴暑渴且甚暫憩斯庵庵僧以茶
飲之生遂懵然不能言但兩目瞪視形同木偶隨
有一僧以二寸許針從左手腕刺入初覺微痛漸
乃不省遂解去生衣髡其頂復將百針自腰以上

凡肩背胸臍悉用密釘竟成人蝟。乃以柳輿舁之出庵周行村鎮口稱佛號且曰有能施銀錢者爲拔一針檀施頗集旋至城市觀者如堵衆中一人追視父之亟呼曰此我表弟王生也何以至是僧卽駭走市人擒僧鳴縣押取解藥爲生去針盡迺甦時蒲圻黃岫雲令祥符鞠治得實置僧於法

孫家庄

扶溝有孫家庄惟孫姓者居之性黠而鷲多行不義頗贍於財危樓高臺構至百楹周以繚垣甃甃甚固佃戶之依以居者茅舍三十餘家康熙十三

年七月初八日雨中忽見庄東北有巨人長十丈許去庄前半里地拔一大柳樹望空旋舞狂風刮地其聲若雷孫姓之屋蕩掃無遺摧壓而斃者九人傍居佃戶完然如故是日孫氏有一甥爲巨人掣置別村樓脊見其兩掌如箕風定後居人量所履之跡長五尺八寸吾邑官溪吳聖揆家白晝晦冥有龍自中門入天矯倏忽破屋而逝棖榭薨棟挾以供飛耕牛三頭攝至雲中而墮問聖揆爲人頗與孫相似故亦致此異時康熙三十二年七月間事也

僇言驥

闔賊之黨袁鷹兒屯衆河北亦時時渡河焚劫去
陳州二十里州民黃鳴梧之父爲其所殺梧年方
少日夜思報父仇念衆寡不敵遂單身投賊梧能
騎射善琵琶賊愛而容之居賊營七閱月陰求殺
父者則鷹兒之弟袁三也鷹兒遣三人陳偵候官
兵梧從之因潛至其家約其族黨敢死者八十人
乘夜劫賊營縛袁三歸時官兵適至餘賊各散去
梧見三佯爲不知者曰何驚吾主也急解其縛以
好酒食啖之直遇其父死日梧怒目持刃前曰袁

三爾非去年此日之殺吾父者乎殺人者死請就
縛剝其上下衣細束如祭豕狀貯柳筐中陳於父
墓前醜酒灌袁耳痛哭祭告畢劊其腹握心肝焚
瘞之去梧家三里許有一柳樹其下卽殺梧父處
梧乃挈袁首掛柳樹乃歸半載後家產一驢其色
純黑甚健且良有以十五金易之者梧愛不與一
日跨是驢自州還家行至前柳樹下驢忽作人語
曰我袁三也我殺爾父我死宜矣何劊腹屠腸之
酷也隨嚙梧左股墮地自肩至背嚙無完膚復折
其臂偶欲帽掩項未至斷喉得不死適旁有枯井

急轉身入之。然驢猶望井跳躍不已。旋舐其井。旁血至盡。里人過其地。見梧遂昇以歸。療治數月。乃愈。梧復欲殺驢。有識者謂曰：冤冤相報何時了也。不如舍之。梧是其言。命奴牽去鬻於市。獲銀六兩。今梧見存。猶折一肱。

雲蟲

中州山嶺間有物如蜥蜴。俟天將雨。則羣蟲從石罅緣沿而上。仰口噓氣如珠。青白不一。直上數丈。漸大如甕。須臾合併散漫。潏然瀰空。遂成密雲。山中人稱爲雲蟲。

尸行

穎上舒子將言其鄉人死而未斂其子出備棺衾之屬囑所親守之夜室闐然枕肱注目忽於燈次見尸蹣蹣有動意因大懼起坐尸亦起急奔尸外戶已扃尸尾其後繞階逐之遂踰牆走尸抱其足不得出迨曉其子返猶僵立牆下持所親足愈堅百計棊治乃脫所親已迷昧無人色久之始甦舒曰是必天地不正之氣憑之爲妖如豕立於齊石言於晉當非豕與石能然耳

判官薦才

頃城王爾固允貞好學能詩以副車貢入太學與
余友善自言康熙癸丑之冬遘疾幾殆至明年上
元日午僵卧榻上忽見一隸戴白宣帽衣藍布半
臂露肘及足乘小赤馬於草堂西北隅冉冉自壁
間下揖王而前曰請若官裏去王笑應之曰世豈
有秀才仕宦者乎隸曰第去則官可立致當時室
中之人不聞其應對何語卽王亦不知隸爲鬼也
適其母夫人以茶來呼之乃悟因話其事闔室悲
啼請命王復見隸似憫之者曰若辭以母老子幼
多焚楮帛可免此行薄暮盍少飯我湖邊幸勿於

家於井於路恐爲他神所攫因索紙尚定辭職之
狀揚鞭破壁而返是夜二更忽前隸見於燈下津
津有喜色曰得所請矣手探夾袋中取稟帖一幅
示王金無人名其詞則曰稟爲薦才事役自掌文
案以來已經九十餘載未蒙更換情實可矜今有
項城縣生員王允貞年少老成堪掌文案懇乞俯
准更換庶寒儒不致淹滯而下役得以超升矣帖
尾作行草大字批曰據稟王允貞近方立志從善
前此之心豈可問乎文案之掌夫豈細故所稟不
准王始自信無恙因問稟我者爲誰隸初不答三

問之乃曰蓮池東岳廟東廊第一殿判官衣青者是又問汝爲誰曰我則土地祠隸也遂去蓮池集在沈項之交廟中果有青衣殿判如隸所言

產龍

竇四者沈丘槐店竇生之佃也康熙庚午夏日四婦將逼媿期夢黑丈夫頤而髯謂之曰我欲暫托汝家幸勿加害當有以報次日之脯產一龍蜿蜒踰尺鱗角俱備項間有黃鬃如馬鬣拂拂而動婦極驚怖意欲斫除忽飛蟠屋梁因憶前夢姑置麥焉不三日驟長數丈天矯遊行就乳則體仍縮小

如初生時熟習日久飼以鷄卵亦能啖也沈丘范令親往其家視之

劉船

康熙初沈丘程家村有劉船者字小舟充縣捕役其年已老夏月雷雨暴至倚門南望遙見雲霧中一人乘馬而至兩腋各挾石礮將舉礮擊船又一人大呼曰非此劉船也遂去是時沈丘王邦潛南岸別有劉船亦字小舟方於河濱鋤地雷至擊死程村之劉船一足及礮腫如盎旬餘而愈

秦大漢

沈丘枳店民秦大漢名光甫狀如金狄絕有力飼陽之門偃而行乃得入甕所獲秣稈於市每擔四十綱適積雨後市有大車陷淖泥中三牛不能出光甫脫牛而以手出之康熙十三年時方用兵親王出鎮荊州有薦於軍前者王賜袍一領製布十二疋尚不掩蹠其足尺有四寸植其靴高與食案等健驢肥馬莫能勝載刀矛之屬不足供其展用乃騎以橐駝而鑄三十觔鐵鎗與之始得稱意然不宜於僇疾之戰廢歸以病死

木介

語云木生介達官怕余於康熙乙丑冬杪將從項城扶親柩南歸士民故舊相送郊外時雨雪已霽地無積素而樹枝多有凌凜封凝厚至二三寸雖晴旭耀射經旬不化余指示項人曰此木介也必有受其外者未幾睢州湯公鄆陵王公相繼徂謝內而閣學以及卿貳外而各省督撫亦屏黜殆盡

笋根稚子

西華縣黃灣寨富民李泰真家堂前有竹一叢不甚茂密二童子戲其間喧言竹根見三寸小人往來跳躍泰真怪而覘之已沒土內隨掘土果得一

人省目口鼻皆具兩手各分指形足指拳踠如鳥爪色極嫩白康熙乙丑秋日醫士陳子俊話其事

自怡編序

康熙十六年余筮任陳之項城迎養兩大人於官舍先贈君芥菴公春秋六十有八性喜讀書適有崑山徐大司寇所贈資治通鑑在署每日端坐繙閱常至夜半乃就寢暇則飲酒賦詩與幕中諸子相唱和彙成一帙題爲芥菴自怡編而引其端曰憶余七齡先大人教以誦詩時尚未諳聲律旣而攻舉子業無庸也年十七外父黃羽冲先生攜余

就浙試偶得烟樹隨船走漁榔雜渡聞句於湖中
外文頗領之中歲以來累遭外証倦於翰墨事既
已輒欲研露註離騷經焚膏檢較凍水通鑑爲之
標舉建儲綏遠用賢黜佞重農田定賦役正禮律
興學校諸大典編輯成書付兒誦習詎意天不假
我父母年相繼見背益悲不自勝未暇卒業會

皇朝定鼎南北未靖乃悉所有葬我先人志決鹿
門偕隱爰命我子從吳南村遊南村雅擅詩古文
名與相唱和得秋日霜感若干首復和其伯氏東
里絕粒吟十律方愧未工而我子亦竊竊然習壯

夫弗爲之所爲。余投筆誠曰。爾尚以典常作之師。其毋採華墮厥實。誠欲進我子以經緯之策。弗徒繪風鏤月。與庾鮑角勝也。又二十餘載。余詩學益落。而吾子則受知於玉峯徐大司成。三雍追琢。德業稍進。捧檄來令。古項辛酉。孟夏以藍輿迎養人。其邑觀吾子於治賦興學。寬徭平獄之政。次第修舉。足副余編輯曩志。而見之施行。余心大慰。爰喟然曰。吾向謂作詩者。唯閔衲子與宦遊人爾。汝今於蒞任之暇。撫絃調鶴之餘。始可與言詩也。已。余且優游官閣。復理前業。庶效閔衲之所爲。以畢我。

先人始教之意。因命諸孫日錄署中所咏題曰芥
菴自怡編康熙辛酉夏五書於古項子國之聽松
軒其明年九月先贈君抱疾十一月棄世又明年
我母黃孺人亦終於項寓嗚呼痛哉余家酷貧至
無以爲菽水權勉就祿仕以幾古人致親之義乃
天不假年相繼見背余復痛先贈君之所痛也哀
哀父母生我劬勞而逮存之難如此爲人子者其
可不惕心於愛日哉

臘月雷

康熙辛酉十二月十七日項城大雨雪積素盈尺

入夜益甚二鼓霹靂陡發電光照射室內織物畢見轟雷之聲達旦東城王孝廉海曙家龍入其堂爪破牕櫺而去詩稱十月震電尚曰不寧不令今乃臘月而雷豈瑞雷乎

屋梁三花

陝州慈鐘集何貢士家築堂初成堂之東偏卽置貢士卧榻每聞堂有膈膊聲如是數夕晨起視之忽於堂梁之中坼綫生花其色純赤大如紅牡丹鮮艷奪目閱夕其左右復生二花而差小一碧一與相去各一二言遠近觀者雲集三花累月乃萎

延式再見

項城韓雲門名媚聘戚氏女未幾兩目失明戚謂韓卽年少能文必成遠器而配以盲女非偶也欲毀婚而終女于家韓之父母將許之雲門毅然不卽如禮運娶以歸戚不得已媵以美婢雲門曰人情見欲則動不若無見以全我居室之好遂遣婢還戚後以壬子拔貢舉於鄉出爲教諭挈婦偕行伉儷無間豫人稱其篤行以爲宋之劉延式再見於今

沈丘劉 璞石友 項城閻 潮公融 閔

門人張洽浹庵
甥徐德藻陟雲
訂

佩賸卷五終